



星湖僊說 三

經史部

原十七

共五

1203
1489
7-14



星湖僂說



經史部

交養

春秋書殺

董子論性

唐鑑議論

荀子性惡

妾母

禮樂可興

右渠

伊川事

不書即位

周公致辟

伯玉出處

寧宗承重

象環

三韓始終

駕洛伽耶

性善

儒學轉深

鄭聲

管子

宋僖祖

漢廟

帶方

不遷怒

呂夷簡

偏善偏惡

宋太宗中箭

方臘

晦翁斬囚

無底船

後漢二名

王則

宋祖誓碑

蒙古金

周禮冬官

釣臺詩

蟪蛄在耳

明無朋黨

匈奴

馬鬣封

齊豹之盜

反王

新作南門

三諱

王出

蠅變白黑

免役保甲

星湖僊說

經史部

交養

天地上下則交相養也水火不射則交相養也凡有物未有不
 交養而成者詠元首股肱之歌知君臣交養也讀同戴同生之
 謨知貴賤交養也讀五教三居之典知教刑交養也讀衣裳弧
 矢之卦知文武交養也讀思學罔殆之訓知行交養也知屬
 心行屬身心與身也裡即心之行表即身之行內外屬家君臣貴
 賤教刑文武屬國雖有大小之別得於此則喻於彼矣其根在
 心其要在行先儒轉益張大至朱夫子出敬齋箴一篇以表裏



動靜包之歸功於敬可謂絕滲漏無病敗矣夫有文則有圖文
不可以盡言圖或有盡意者王嘗齋排為敬齋箴圖大失本意
首八句屬之表而前四句為靜後四句為動次八句屬之裡而
前四句為動後四句為靜次四句屬之表而事不離心不東不
西以事言也次四句屬之裡而心能制事不貳不叁以心言也
次四句言裡失正而靜有違次四句言表失正而動有違如嘗
齋圖幾於隔靴爬痒程敏政心經惟精之精作心較之大全及
朱子親筆皆不然今人不察何也

伊川事

伊川自涪州還徽宗初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受命

尹和靖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何以仰承德
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然後惟吾所欲爾先
是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為
御史駁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語改授句管崇福宮至哲宗初親
政申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與此疑若不同當哲宗之
幼未親政蘓軾孔文仲之徒其言可謂同極矣至其初政復申
前命與徽宗事無異然此辭而彼受必有微意今人徒舉此為
諉則或不免毫差之失矣先生始除秘書省校書郎辭云祖宗
時布衣被召自有古事而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於是太后召
對將以為崇政殿說書未果先生始受西監之命奏論經筵三

事當時有辭卑君尊未被命先論事之効既充說書差無判登
聞鼓院先生又以入談道德出領詞訟非用人之體辭不受其
自重實三代後一人而抑恐三代後更無三代也然而以天下
自任議論廢貶無所顧避上有瘡疹則責大臣之不知講官立
侍則疏論顧臨之尊君為悅諱上嫌名則論近習養成驕心至
於人君折柳枝則諫製金桶則諫上自人君下至群僚莫不畏
忌如是而其能安於朝廷之上耶聖人委吏乘田惟曰當而已
矣鼓院未必可辭矣子曰魯大夫練而床禮也私與大臣言足
矣何必法語至此耶布衣被召雖不敢不自重漢州寺獨行已
歎不及家况朝廷之上耶明道以元豐八年沒時年五十四

伊川即較少一歲年踰強仕已十三歲於是司馬光呂公著韓
絳等始迭薦授西監教授前此雖有薦剡至是入仕被呂馬諸
公於先生非不知熟矣不一言於明道之世何哉或者之深服
其見識之卓絕而其於氣像之未盡渾化猶有所待而然耶即
無論蜀黨之不躋將除講職而先論經筵此一事在後世則已
斥去不復進矣先生年十八已上書自况於諸葛亮後至治平
熙寧間猶謂學不足不願仕始知最初一著實少時事又年二
十七舉進士庭試報罷雖朝廷待以隆禮而自處不失明道規
程持難進易退之心行用行舍藏之計其為裨益世道猶或庶
幾焉爾吾友幼章云伊川以尊嚴師道為主自期待如孟子然

賓師之道後世恐無此義其說亦得

性善

性之善惡孟荀以來人猶瞠然為疑夫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一句可以判訟湯武反之者猶疑夫性有未盡善堯舜性之則非勉強也不勉而善故知其本善也人生而有欲墮地便飢這飢也是人心之合有者不待道心之節制而何嘗有不善人之歸咎於惡者只繫乎人心而人心最初原頭無有不善則知不善從人欲熾蕩而生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此段可補性善之餘意也不善之萌始於飢寒然有飢寒之心而已未有計較及於免飢免寒也又未有計較及於非理而

得飽得溫也此皆後來人心之熾蕩非其本然至於大人之心則有道心為之主雖有道形氣上出者一皆退聽所以不同也比如明珠養在蚌胎是赤子心也至於採在人手百種泥沙點汚而光彩不渝是大人之心也彼點汚泥沙豈明珠之罪也人謂性善之說昉於孟子其宗舜有危微執中之論孟子特發揮之歟

春秋書弑

君子畏義其次畏名又其次畏法此易所謂革面也惟上智不勉下愚拚死所以不移也畏義在己心內思量人雖不知而違理恃德則不敢也畏法在一時苟可以免於刑則亦屑為也維畏名及於後世目下之利與害有不可易故富貴得路拱手不

取威罰撻身矢心無避此可以屬乎自好者也春秋之教專為
畏名者設君子之於不義惡若惡臭何待乎直筆至於畏威寡
罪威或不加罪有可逭皆所不卹也聖人立教以道之設刑以
懼之然而有亂臣賊子焉于時皇綱解紂陪臣執命天子不能
禁諸侯不能討聖人亦無柰何也無柰何則亦置在尋常可乎
抑非然也聖人惟思所以懲創也故陳恒弑其君孔子朝服請
討既不能得則惋慨之意溢於言表縱不能鉄鉞于其身豈不
欲書以標出與天下後世共惡之耶昔顏淵有隱德孔子屢稱
之人問焉則必揚之猶懼其不顯載諸撰易文字曰顏氏之子
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之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無祗

悔於是顏淵之名與天地俱長而與天下後世同好矣豈不快
哉不然彼天死於窮巷誰得以聞之其惡也亦如是此有不
共天之讐力不可以剗刃則必聲其罪而暴之不足大書
特書冀後人共聞此春秋之意也春秋魯史也史所以示後世
故君臣懼焉君不懼則縱虐貪淫無不為也臣不懼則凌僭邪
驕無不為也匹夫握毫利於鈞稍昏辟亂臣猶有前却不敢驚
者執簡之力也聖人曰以修之附以列國之事誠以非此無所
寓其義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天子而不避其意亦窮矣或庶
幾乎懼之故吳楚之裔薛許之微并收而著焉則不知者疑其
為黜周王魯宗則曰魯而尊周也善惡見則尊卑別尊卑別則

君臣定君臣定然後大統明矣唐世子弘受春秋至楚世子商
臣弒其君願齊書歎曰聖人垂訓何書此耶郭瑜對曰春秋存
褒貶以為戒故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身
不忍聞願受他書瑜請讀禮弘之賢不待懲創秉彛藹見宜有
以養成以禮易之此孟子所謂仁術也胡氏譏之以聖訓不明
腐儒之罪抑或過矣其言曰亂賊不避陷穽願謂身後惡名足
以繫其邪志豈不謬哉卒乃以誅死之罪宗之其義亦遠矣夫
謀大逆者比之暴虎非虎傷則已為其所噉必矣倖則利不幸
則死然而也敢若此類不可以誅死威之也商臣是也若夫其
義之可講則有之匿行骨臆躲身閃避則非特筆不明如晉之

盾丘明引夫子之言曰為法受惡許之止穀梁謂嗔不容粒此
皆謬妄弒父與君天下之極惡不可輕加于人審矣盾之賢苟
無粘手惹脚寧有為法而安受之理夫子之聖又豈有無其實
而歸獄之義哉七不越境即其斬案則此以不越境弒者也止
之孝自責而至於死君子恕人豈有回其自責加之惡名之道
苟知若此止將不自責之為愈矣穀梁之志荒矣不嘗藥即其
斬案則此以不嘗藥弒之也如曰夷皋之弒也穿而非盾買之
弒也藥而非止則可乎余以聖人之筆斬之左穀以下有不盡
信也說者曰補國而弒君罪在君也尤覺乖謬使君無道臣亦
可弒耶如楚之圍齊之商人之類其惡難掩猶不補國何也意

者一筆一削惟恐一事之有誤一人之匪辜故其在他國賊或
不得則不可以傳聞而斬罪也稱國而不稱人聖人慎之也故
晉欒書弑厲公亦稱國如鄭歸生齊陳乞莫不稱人獨於書之
顯惡不然胡氏求其說而不得模糊彌縫圍之弑麋也弑也而
書卒胡氏以為中國之力莫能致討將恐天下後世以篡賊非
獨不致討又可從而主盟而無惡故權輕重而略之此說亦誤
矣烏足以知聖人坦蕩之心者哉魯之於楚不啻風馬牛也耳
目之外雖聖知有不可臆揣也左氏云圍入問疾縊之其事隱
而未顯也又云使赴于鄭亦以正終聞於諸侯也夫子亦據所
聞而書之左氏之錄即後未鉤得其宗也徒以聖無不知故為

此委曲之論殊不知聖人亦人也於其所不知而闕如也聖人
之心如白日光之所照無不洞明物之所蔽亦有時而不燭春
秋之書是也圍之弑也公子比力不能制則出奔晉未為臣也
及棄疾之弑圍也脅而立之書曰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
虔于乾溪虔者圍也胡氏又以為凡去國爵祿有列於朝出入
有詔于國不掃其墳墓不収其田里不繫累其宗族即君臣之
分猶在也嗚呼不思而已矣此數者非有傳記即臆以為君臣
之證案則過矣又况比既去國本朝之為之也非比所知假使
莽操既篡而其所以待光武昭烈者用比為例則二君者將低
首心：恭守臣節乎此亦以經為斷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則

必歸而臣於圍矣是以書弑聖人必於心跡之間見其如此故特著焉復何疑乎又至於棄疾殺公子比而自立亦弑也而書殺胡氏謂比之行止遲速去就死生觀起與國人之所為未嘗可否之安得為棄疾之君若然周赧不得為天下之宗而漢獻唐文雖殺無害也此不過君位未定不日而殺之此同惡之相殘非下之于上也春秋之際弑君三十六皆以此意者

不書即位

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其一即不書即位先儒許多辭說恐皆未叶此左氏撰也一句有以亂之也左氏而有此其餘奚論按君薨有不待明年旋即位者莊公三十一年八月子般即位是

也有君薨既久而方即位者定公夏六月癸亥即位是也正月即位常也外此皆其變也隱公之立蓋在危疑之間而不待明年故至元年遂無事子般事可據苟使子般不死必將如此例耳隱公嘗之先公既正位君臨而孔子其敢削之乎若然記始賢君之義安在隱與桓以分則等也以年則長也胡為而損哉只曰薨喪之諭當時已有傳會宜乎史闕文之今也則無

儒學轉深

尹幻章來信宿余謂自宋以還儒者之學轉深轉隱一字兩字之義深究極討辨說盈篋人便汨沒不免急於知而緩於行聖人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氣像之不侔如此矣如讀

太極說既知這一句為無形有理之義然而後朱子許多人必各有許多說又如大學有章句有或問有章句語類有或問語類有大全諸子說人却去窮詰於同異得失而無暇乎及他此世教所以每下也朱子晚年亦以門人之綴統文義為憂此正吾輩所當深念且大學一書劈初頭以格致誠正為難曉余謂知者將欲行之也行莫先於孝試以孝之一事言格致其當孝無復餘蘊然後誠意而意誠如好色則却去行之而已何必復言其正心耶如此書初不言格物只以致知為首又去正心只言誠意或云誠心則意亦心也後人其能就其中指認其闕却二條目耶是未知且格至也格物而物格如誠意而意誠窮

至其物便窮至矣朱子以格于文祖為證彼謂有只告于者有至于文祖藝祖者謂從近世至於遠世也此亦由淺入深之義言格則窮在其中章句之訓亦精矣身中心中有知苟欲致知先格其物理亦宜然致非有他路不過格其一物二物至於無不格而已聖人言簡雖去此一條不憂致知之不能格物也又格窮至也只言格物而物格則致知在其中苟使如此或除後學之一般爭競矣遂相與一笑而罷

董子論性

董子曰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又曰天令之謂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

謂情：非制度不節此載諸綱目儒術之所取也性人所受之
理：亦一物故謂之質朴性之欲謂之情非貪欲之謂也如此
者固無害乃若江都所主言則有別據春秋繁露宗性篇云善
如米性如禾：雖出米未未可謂米性雖出善性未可謂善米
與善人之繼天而成於外也非在天所為之內也又云天之所
為止於繭麻以繭為絲以麻為布以性為善此聖人所以繼天
而進也非性情質朴之能至也此分明是性無善惡之說所祖
然則雖知大原之出於天而不知絀善之為成性不可謂知道
也惟正義明道數句語意卓然不可改評

周公致辟

金縢我之不辟雖以避為解與蔡仲之命致辟管叔者相符恐
非避而退居之義也及至罪人已得猶云未敢誚公前此誚責
可知特罪不及耳蓋是時群叔流言成王之疑已深若不究言
根只事遜避彼計成而危險轉甚周公將何以保其軀命耶亦
恐無以暴其心而告於先王也不但身之不免群叔行凶武庚
得志則柰王室何哉居東二年罪人斯得若使群叔不待周公
之致討而跟脚自露則成王必將渙然冰釋之不暇又何故止
未敢誚責而已乎意者斯得也周公得之故信與疑半而然耳
公若始無意於致討則彼罪人又何從而得哉愚謂居東即東
征二年始得罪人又二年啓縢而後歸則合三年鷓鴣之詩既

至有子之後則當時盛夏之際而東山之詩所觸目亦盛夏之節則已暮年也罪人雖得王但未敢誚公亦必未敢遽歸至明年方歸也故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也然後以王命討之誅武庚而致辟管叔王室始安而公之寃亦大白矣不然以公之尊者承制出師而家室之荒頓宜至如東山所云耶此不可不講

鄭聲

左傳煩手淫聲謂之鄭聲禮疏謂煩手躑躅之聲似是繁復促數之意黃帝素問病虛而言語重複謂之鄭聲其意亦同子曰鄭聲淫佞人殆此或指淫聲未必是國號也樂記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亡國亂世不同科而

今詩集傳以桑中當桑間恐非其宗今按列國之風惟陳自大姬好巫轉成淫泆至於株林而極矣正風起於文王變風終於陳靈其正也后德不姑衆妾其變也君臣同淫一婦人然聖人舉鄭而漏陳何哉陳風十篇男女相悅五之四不啻過於鄭矣五經通義云鄭重之音使人媯也以是疑鄭國之音雖為亂世之歸而聖人之亟欲放之者總指世俗煩手躑躅之樂也

唐鑑議論

范溥夫作唐鑑伊川謂三代以後無此議論蓋專用伊川意而以得人為重世教衰而私意橫流智力售而賢德竄伏天下不復治矣今人不但不能行見亦不到此如朝臣經筵勸講若上

書論得失又若儒生陳說對策莫不津津說得賢輔佐其心何嘗一毫在此正如鬼念大悲呪相似虛飄地沙魔過世故古人譏之謂問則不會做文字則不錯所謂不錯亦不過獵攬前言都無索得其宗得之言見之自別如唐鑑是也如此輩人又何可得後未需世諸人說奇現妙各自敵為如村廬童幼相與賭博一勝一敗之間慙有術能頗自矜高殊不知國手一着全局剝回也是以得才失尺護指遺體以至塗炭曰無柰世運何也則何如也朱子曰庸醫治病其心豈不欲活人耶却將砒礪與人喫及病者死却云我心本欲拯其病死非我罪可乎以天下之大豈無和扁囊丸待試者耶孔子言衛靈之無道猶以用

人當其才斷之謂不亾當春秋之際衛最多賢柳莊蘧瑛史鮑公叔發之徒濟威造讀干旄之詩知延聘之禮若是其摯矣讀北門之章又知倚任之重若是其專矣列國何嘗有是以六畢四一帟噬鯨鬪之際而衛獨延至於二世之時得人之效明矣

伯玉出處

蘧伯玉仕於衛進不失已退能保身所以難也孔子曰外寬而內正自拯於彘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於仁以善自終伯玉賢者智足以自免動靜開闔詘信涅濡必回於時也衛君雖無道國風自有本末重賢如山容直如海詩三百篇干旄北門獨於此著稱聖人知必不亾是列國之所不及也縱不能任能盡

才宜有戕賢之理惟其有微子瑕之徒在旁譏刺故有時而踈
棄亦有史鮪之賢死猶屍諫而終不敢屍遠之也此伯玉所以
立心不撓也管仲曰賢人之處亂世如夏之就清冬之就溫可
以無及於寒暑之害非為畏死以不忠強言以為僂而功澤不
加進傷君義退害臣生其為不利彌甚也此說實合君子出處
之道伯玉所以直己不直人也夫

管子

道家者流祖於老聃然聃之前有人矣說苑云常擬有疾老子
問焉曰先生無遺教可以語弟子者乎常擬以不忘本敬老舌
柔齒剛三者誨之此分明是老子之所師也管子宙合篇即箋

釋古訓者其言曰明乃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飛鳥準
繩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仲為之勾；詳說補謂聖人非所尊
者而何其心術一篇注；絕高道雖資乎清靜亦合吾儒操術
不可廢也程子引思之不得鬼神教之一段謂學未至而言至
然觀其文勢此仲引師說為證非其自言也明道於此有未察
矣此必老君之所自出而仲亦尊之惟孤章斷句間見而止恨
未得全書而讀之也

荀子性惡

荀卿大儒也禮論一篇褚少孫採為禮書戴政君節為記皆津
津理趣如長江一瀉前波後瀾渺漫不可窮詰也又王制篇云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之貴也此發前未發於心術之學大益有知屬氣有義屬理其有義亦非知覺之外而當其只有知覺時不過形氣之心形氣之心雖如此而却舍己從理所謂有義便是人心道心之說而精窮該舉無復遺憾非有得於心而能然乎此一段惟真西山表而出之而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不待教而善者也庶幾其恍然苟猶為性惡之論此賢者之失也即無論本性之如何聖人修道立教陶鑄世化使人日遷善而背惡則性之善惡疑若無甚關係然此道理築底頭腦未有達理而迷於原本者也宋慶元時更道德之名曰

偽學乃敢明言曰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其廉潔好修者皆偽也至於罔上變俗勒成禁網性惡之害有如是矣

寧宗承重

宋孝宗之喪朱子奏禮律寧宗當承重三年近世閔姓人其父狂易而祖亡議禮者引此為承重之服當時譁然謂帝王家事不可引於私室甲乙爭訟迄未有定按語類朱子曰註疏分明說嗣君有廢疾不任國事者嫡孫承重當時若寫此文字去誰人敢爭又云向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斷也此有未可曉者禮君薨五屬皆斬此臣為君義服三升成衰與子為父嫡孫承重正服三升衰不同也假使光宗執喪而寧宗則固合為君斬

也今考鄭志本文趙高問父卒為祖後者三年已間矣所問者父在為祖如何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則無主斬杖之宜主喪之制未定鄭荅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趙高之問既以期為言則不知帝王家五屬皆斬之義者故鄭之所荅專在於為天王義服斬之文其意何嘗一字及於承重若依鄭之意則寧從服臣為君之斬權主喪禮斯可矣均是斬也而朱子必歸之承重正服何也且通典父未殯而祖死者服祖以周父已殯而祖死則三年此不忍死親之義父雖先亡只以未殯之故而猶不敢承重况父猶生存乎縱曰廢疾視死而未殯之屍輕重何如也朱子之意不知何在而在閔姓則據通典為斬

恐亦得宜此實關於世教不可不辨至於私室之子接父服則別有所論不贅

宋僖祖

朱子論廟祧疏云不祧僖祖則百事皆順一祧僖祖則百事皆舛引伊川說云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豈可謂無功德所謂順舛果何指乎意者若太祖為不遷之祖則太宗兄弟而緒序於禮無兩太祖東向之位下而為昭則兄弟不相為後左氏各為昭穆之義有終不可行者也朱子禘祫議雖排列如此末乃云依先儒說云則未必以為斷可行也苟以僖祖為始祖則太祖太宗同為昭而無他不順之端云爾然若以祖宗之本於

此為有功則漢之太公唐之西涼王亦將不祧而高祖為世室若如此論凡帝王之先皆為有功而禮所謂祖有功宗有德者為虛言矣推之於私室亦然不擇垂蔭但求所從出則南仲太祖之類何為而言歟立宗之道須不祧其始基之祖則如諸侯別子及庶姓之起為卿大夫者是也彼卿大夫亦必有所本而不以為始祖何也若宋之事誠有難處者以太祖太宗不可同位為言則可以僖祖有功則不可愚意古者有廟必有夾室以古言則太宗不居太祖之夾室是同昭穆共一位之義不得已也與文武世室之祧不同以後世言則同堂異室而別有祧遷之廟則太祖太宗并享而不祧可矣朱子譏趙汝愚不用其

說而却又云郊則自以太祖配天此又未可曉

妾母

母以子貴自僖公之成風始極矣前此子氏之薨稱夫人而不書葬小君則猶不敢同嫡夫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故其薨稱夫人者稱於國中也其葬稱小君者赴於列國也既赴而葬與天下同其稱也子氏不書葬則其尊不出域內也成風之喪王使榮叔歸含且贈則告於天子矣如之何不書小君葬乎自是宣之敬嬴襄之定姒昭之齊歸四妾母同例尊卑無少別矣至長公之母姒氏不稱夫人卒不書薨葬不書小君左氏云不赴不祔公羊云長未君也此不特為長公

立未踰年三家擅柄君不君臣不臣久矣長公縱欲尊其所生
其能得乎何以明之至十三年夏孟子卒孟子昭公之夫人也
只云孟子卒說者以為孔子筆法然既諱其姓而補孟子位若
未貶則書云夫人子氏薨葬我小君孟子又何妨乎昭公之娶
欲去三家之權故結好強兵不憚同姓此季氏之所深惡也後
昭公以之逃亂乾侯國無主者數年既歿葬于墓道之南君且
如此况不命于天子之小君乎意者孟子之生存不以夫人之
禮待之貶其爵號與群妾等而昭定長三世之間不能措其手
足惟三家是從故其卒葬不得不依此書之國家之所處如此
聖人又安得異其例耶如此者又所以顯三家不臣之跡推此

觀之長公之母亦猶是也

象環

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按大夫去國賜環則冠聖人晚年
已絕行道之心有歸歟之歎意者此其時乎夫子見未之三變
也滔然曰狐向丘而死我其首未乎狐之鄉丘未之首根觸
目而興思佩環存微聖人疑若為是矣其用象綦何也夫諸侯
象笏而士亦本象者遠於尊而得伸也世子綦組綬而夫子亦
然者蓋以士禮處之也若謂謙不佩玉則不是玉何嘗犯分乎

漢廟

西京廟制綱目不載只言郡國各立廟後人無以考其得失惟

蔡邕獨斷論列兩朝事甚悉文帝于惠帝兄弟也禮兄弟不相
為後故不為惠帝後而為弟二宣帝於昭帝為兄孫不得上與
父齊故為七世光武于成帝為兄弟故上繼元帝而為九世然
則惠與文為同昭宣帝不稱昭帝而為穆則依舊父其父但史
考不得入廟矣西都時高帝以下每帝各別立廟未定迭毀之
禮元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乃以經義處正毀先帝親
盡之廟高帝為太祖孝文為太宗孝武為世宗孝宣為中宗祖
宗廟皆世奉祀其餘皆毀光武都洛陽乃合高帝以下至平
帝為一廟歲十一帝主元帝于光武為補故雖非宗而不毀是
謂西廟也東廟則光武為世祖明帝為顯宗章帝為肅宗和帝

為穆宗安帝為恭帝慎帝為敬宗桓帝為威宗廟皆不毀其餘
無德不得為宗以陵寢為廟明帝臨崩遺詔遵儉無起陵寢廟
藏主于世祖廟章帝不敢違是後永承藏主于世祖廟皆如明
帝之禮然則所謂不毀即指園陵寢廟而主皆同堂也陵寢之
制起於始皇漢因之古者祭於墓則墓大夫為尸此只為禱祝
之祭故恒無期日此墻間乞者所以趁日醉飽也漢禮則以晦
望二十四氣伏社臘及四時日上飯不知秦法如何而後世十
月一日之上墓人謂起於秦陵者近是我 聖朝忌辰必就秦
陵上夫忌日之祭非古也然君子是日不樂追遠含慟於此而
祭亦人情也孔子在陳夢見先人而祭始死悲哀長著存不忘其

為夢見也大矣宜後賢之義起也忘者始死之日也夫形有變而神不毀歲魄於山迎精而返諱辰就陵推之亦得矣

禮樂可興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此有為而發也當時之人只知禮樂之名而不知有其實凡出言制行必引其書而為證曰禮云如此樂云如此豈玉帛鍾鼓可當此目云爾也蓋禮是序樂是和二者只在人心而玉帛鍾鼓即其器具也豈不曰事不成則禮樂不興乎玉帛交錯而品秩咸得其序是謂禮興鍾鼓鏗鏘而上下悅愜是謂樂興聖人之言譏世不知其本也曰是而究極聖人之言禮樂者刑政之本故惟序

不容私意肆赦賊刑即其節度也不然輕可使推之重、可使引以輕也是謂不中民安所措其手足哉凡邪惡漏網無辜橫罹者皆禮樂不興之故也且二者之不興由於事不成事不成由於言不順言不順由於名不正其源都繫乎正名也名者如父子君臣之類是也名既正矣無使敢踰如繼父以父為名則服至齊衰從母以母為名則服加於舅其義嚴矣不然觚不觚也推此言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皆名正而言順故由是而施諸事為無敗率之患而禮樂可興也禮樂何嘗有形質其所以維持者亦賴於其具故恭敬者幣之未將而無幣則無以導其敬樂亦然是以先王製為玉帛鍾鼓禁制

其非辟宣暢其壹鬱也乃若魯西生必以百年為期此特鄙夷
叔孫不欲其染迹未必是本心也苟使高祖斡旋馬上之治一
洗秦政之故思與天下共新則綿絕一著未必不為之兆也畢
竟漢之止漢咎在叔孫而非生言之固當也由是後之謀國以
此為諉必欲有待而不肯置意則豈非害之大歟程子曰孔明
不死禮樂其有興乎諸葛治蜀愍用申韓非先王之軌法而君
臣分定上下和輯程子所以云甬苟達時變干戈介冑之間亦
可以造端託始故八百文明之化始朕於歸馬放牛之際學者
宜有體究

三韓始終

通典云三韓在朝鮮之東南魏晉以後分五韓并新羅百濟而
而補五也馬韓之地合五十四國不知始自何時箕準為衛滿
所攻奪將其左右官人走入海攻馬韓破之自立為韓王則準
之先已有馬韓之國矣辰韓自言秦之亡人馬韓割其東界以
與之準之入海在孝惠高后之際則避秦東入已在先矣其割
界與之者又非準明矣自秦并天下至惠高之際纔三十有餘
年則辰韓之先於準亦不久矣弁辰韓者又別為一國而馬在
西辰在東弁在南而與倭接則其地必南際海也恐是今晉州
等數邑準始雖遜馬韓而自立復自立為辰王蓋辰與弁皆仰
屬馬韓其王皆馬韓人而不得自立則準統三國而為王仍號

曰辰王也新莽始建國元年馬韓為百濟所滅然後漢光武建武二十年韓人廡斯人蘓馬謨等詣樂浪貢獻帝封蘓馬謨為漢廡斯邑君使屬樂浪郡後七十九年漢延光中高句麗與馬韓濊貊侵遼東劉宋時封倭為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奈韓慕韓七國諸軍事慕韓恐是馬韓倭之方音如此加羅任那註云三韓地而隋文帝以後為新羅襲滅則駕洛伽耶之外更無其地此時三國餘裔尚存於羅濟之間可知辰韓立國先於箕準而不知都何地新羅興於辰韓六部之內意者近於羅也新羅既興辰則便衰然晉武帝太康中三來朝貢則其傳世亦遠矣弁韓漢元帝永光五年降於新羅然晉州等數邑皆百濟之所

有則弁韓之終為百濟所并可知也百濟之立熊川柵馬韓王遣使責曰王初渡河無所容足吾割東北百里之地與之又通考云三韓凡七十八國而百濟居其一焉蓋馬韓所統五十四國有百濟之號則伯與百混稱也意者溫祚始居于此後便移都借地馬韓也今稜山慰禮城正在馬韓東北而為百濟之都百濟曰舊號而稱非從十至百之謂也三韓之中惟辰韓之俗嫁娶以禮男女有別行者相逢皆任讓路今嶺南為東邦儒賢之府有自來矣意者箕封之後境接胡貊衛滿又椎髻耒耨舊俗變盡及天下既并於秦而中土之民避役耒投立國於東南尚帶華夏之風不受變於戎虜者惟嶺南故然耳豈不美哉

帶方

帶方國東人只指為今南原郡殆非也百濟始祖三十七年漢水東北部落饑止入高句麗者千餘戶沮帶之間空無居民沮者即豬灘也温祚移都漢水之南定疆域北至沮河又阿莘王四年與高句麗戰於沮水則沮非豬灘而何豬灘以下皆句麗之地而漢水之源一派自淮陽金城等地東而西水之間如平康狼川鐵原安峽金化伊川等地皆百濟之東北界則帶方指此數邑無疑矣又謂之部落則其屬於濟者乎至百濟多婁王十年句麗襲樂浪滅之樂浪人五千與帶方人投新羅：：分置六郡帶方若本是南原則何謂投新羅其必逐於句麗始南徙

于新羅也南原者必是所謂六郡之地是時羅濟互相侵奪南原或為羅人所有而帶方人得處其地故後人遂稱南原為帶方國亦宜矣然樂浪帝方鴨綠以外亦有此號句麗太祖王九十四年襲漢遼東西安平縣殺帶方令掠樂浪太守妻子而歸按陳壽三國志衛滿孫右渠分其地為四郡以沃沮城為玄菟郡浚為夷貊所侵徙郡高麗西北今所謂玄菟故府是也意者樂浪之在遼亦猶是也後曰以南原為帝方郡與唐封新羅為樂浪王而人遂指慶州為樂浪者相似東人之魯莽多此類

右渠

東國通鑑載衛滿朝鮮事多踈略按漢書滿渡沮水居秦故空

地上下鄣注樂浪有雲鄣沮水出塞外西南至樂浪西入海此指鴨綠也且三國志分明說渡沮水則字之誤也上下鄣即今平安道境內而謂之秦故者必其威令所及也然算準逐於滿而八海則非空地此遷固之不察耳又云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峽相與謀殺右渠降漢路人道死尼谿相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其大臣成已又叛左將軍使右渠子長路人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長裨王也裨王者似太子之稱長亦封幾侯夫參者必稱尼谿相尼谿與朝鮮并稱則尼谿恐是當時與國名東方何曾有此乎必是濊之音訛也參非臣故言殺載事之書不可不審

駕洛伽耶

頌南之地始有辰弁二韓及新羅之興二國尚存又有駕洛及五伽耶最大與新羅并立其終不可考按通考倭條云宋文帝元嘉二年倭遣使自稱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二十八年宋加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孝武大明六年又自稱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新羅條云隋文帝拜為樂浪公新羅王後強盛襲加羅任那諸國滅之注云并三韓之地新羅之際立國者只有駕洛及伽耶二者而皆入於新羅外此更無其地也意者慕韓是馬韓加羅是駕洛任那是伽耶慕馬

駕加洛羅音相似而誤傳也任伽那耶是字相似而誤分也東史云新羅法興王十九年駕洛王金仇衡降于新羅時即梁中大通四年若駕洛已亡倭必不云甫仇衡之後有繼世者圭林間元二人則雖曰降附而國尚存至隋文帝以後方為新羅所并馬韓伽耶亦同不然新羅開國至隋時已六百有餘年矣夫豈馬韓之外復有慕韓駕洛之外復有加羅伽耶之外復有任那乎東史駕洛亦稱伽耶又稱金官國今金海地是也其餘為五伽耶高靈為大伽耶固城為小伽耶星州為碧珍伽耶咸安為阿那伽耶咸昌為古靈伽耶與駕洛皆六卯所出矣法興王八年駕洛國王鉗知卒明年伽耶國王遣使新羅時則梁普通

三年也是時猶有此兩稱意者此云伽耶即五伽耶之一而非駕洛也至法興王二十三年命異斯夫滅大伽耶而他不復見則五國中存者只大伽耶而史所稱嘉實即其亡國之主也且三韓獨漏弁韓何也意者是時已滅也赫居世十九年弁韓降于新羅降則非滅也弁之地方恐是今晉州等地數邑而終為百濟所并則至六朝之際已入於濟久矣此其所以不言也

不遷怒

謔曰頰批於鍾路眼睨於沙坪此怒甲移乙之說也程子曰怒於室而色於市孔子云遷怒推而上之人情大抵皆同也曾子又謂顏淵犯而不較雖在忿懣之境吾固自若何遷之有然血

氣沸熱按伏不得中人以下之性其觸犯不動或怒而不移於他人者凡自飭之士徃有之其在顏子好學之要無甚閑緊竊意遷者不必作兩身者雖一人之身前已觸怒後不必然者是伯夷所以不念舊惡顏子之不遷亦猶是也遷者以事言不以人也程子謂先暴怒只是害己一日蚤虱啣膚爪爬不佳膚便繭起或至瘡傷覺得顏之不較不但理合如此其於利害亦明凡值怒而不忍者莫非創其膚者也

呂夷簡

呂夷簡圖廢郭后宋史載之而朱子亦取夷簡于名臣錄中意者史臣所擇或曰閭巷傳說朱子未曾聞知者又或野史小說

之類未必皆信一為所錄遂成真有耶古今若此者亦或有之未可知也按禮為君斬衰視父也為君之母妻只從服期而命婦以下皆無服與曰母有別矣然既母臨群臣事之以坤道一朝逢惡與謀而廢之其罪實盈不可赦也寧可以一善之長而儼置名德之列乎今按語類朱子於當時諸公善惡都不諱獨於此一事未嘗一毫及焉朱子豈阿私而然哉愚以是疑事或未信或有之而隱微不顯朱子之所未聞也

偏善偏惡

常時讀史每疑善者偏善惡者偏惡在當時未必然作史雖曰懲惡勸善之至意今人平地上看過以為善者固當彼惡者胡

至此極其實善中有惡；中有善當時之人實有是非之眩故
有去取不審貽譏得罪者也讀史不可不知此意朱子曰晉靈
公欲殺趙盾不得是他大段強了今許多說話自是後來三晉
既得政撰造掩覆如唐太宗殺建成元吉兄弟搆禍如此之極
為父者何故恁地恬然無事泛舟海池分明是殺兄恟父代位
明當早察之語皆是史之潤飾又曰朱梁不久而滅無人為他
藏掩得故諸惡一劫發見若更稍久必掩得一半此皆君子看
得是非之真可以取法也子貢曰紂之惡不如是之大也衆惡
歸焉如朱梁者其惡却未必如此之大恐未有心事；若是
之鉅惡而能得天下者矣善亦如此如宋朝名臣錄箇仁賢

據語類所論何嘗一向潔淨無瑕類耶

宋太宗中箭

宋王鈺默記云太宗軍潰於燕京城下僅得脫凡服御寶器盡
為所奪官嬪盡陷沒股上下兩箭歲毒發其彙天下竟以箭
創之故神宗慨然有取山後之志時滕章敏首被擢用一日語
及此事泣下久之章敏為先子言之此事史書諱之秉筆者宜
採出也

方臘

事魔之術始於張道陵張角因之以亂天下至宋方臘又祖角
其法不事祖先謂人生為苦若殺之是救其苦也謂之度人度

人多者則可成佛尤憎釋氏以其不殺也旬月之間衆至百萬及其平也江南凋瘵說者謂南渡之後經費多端適益困窮不可復支向非贖之耗亂江淮二湖公私充實或可藉為恢復之資未可知也噫贖既痛矣而所以致此者不過諛佞逢惡花石綱一事毒虐備至遂使奸氓搆煽果誰之咎歟全幼時間有龍女夫人之獄亦以事鬼惑衆峽有村女造宅深遽迂回轉入則反與外舍接近女常處其中凡有吉凶來問使人先候於外舍與之詰問女隔窓該聽及其入女輒先道其所以來者於是歸附者漸衆其黨又有白馬將軍遂有不軌之謀竟掩殺之是以凡異色左道法宜禁絕不然古今致亂何可悉數禁亦難遏况

獎之耶如宋時事魔之禁亦嚴其陰相誓聚無如何也但以祖角之故不言角字當時台州有獲賊鞫者不得其實以雜物遍問至羊角不言遂決其獄死生迫頭猶矢心不偷如此可見其深信

晦翁斬囚

元廩希憲間赦至曰勅寇在通太平等豈赦所原耶乃止赦於近郊太平等然後出迎赦民心帖然此似處權之宜然古君子行事坦蕩或至於不得已則亦無可奈何也若造意期必則不但易敗或私意滋長害更甚焉世傳晦翁帥軍一日得趙丞相簡密報已立嘉王當首以經筵召公晦翁藏簡袖中立斬大囚

十八人纔畢而登極赦至晦翁其果有是哉合在高量此類或
妄意效顰豈不有害

無底船

宋襄樊之圍張貴為無底船百餘艘夜半天黑時中立旗幟立
卒於兩舷以誘之敵皆競躍以入溺死者萬餘實奇策也貴雖
勢屈被執死其智勇無雙古今罕匹然船若全無底則浮水有
妨有底而不連釘只繫以繩使傾者脫墜焉則可耳用師所宜
知此與菊人取箭之術同一圈套

後漢二名

後漢二名不必引僻書野說其顯於史者如鄭小同張道陵之

類有之矣此蓋由王莽秉政令中國不得二名曰使使風單于
能慕化為一名漢必有重賞單于上書臣故名襄知牙斯今謹
更名曰知由是循襲不改而然也夫一名二名何與於為政而
必斷如此意者莽有篡漢之志別立法制以為號如商鞅之
置木冒頓之鳴鐃以為信欲觀天下之順否耳胡應麟筆叢錄
後漢二名極多當考

王則

宋史云貝州卒王則反遣文彥博討平之然潞公曰張貴妃參
政有唐介籠錦之駁已為識者譏議及則反朝廷使明鎬往取
之賊將破上以近京甚憂宮中語曰大臣無一人為國家了事

者無有取賊意資妃密令人語潞公：「明日上殿乞往至則
鎬已破賊遂拜同平章事蓋貴妃父堯封嘗為潞公門客故也
余嘗見小說平妖傳者則多以幻術用兵惑衆潞公預蓄鷄狗
血噴噴術不得售此皆妄傳也或鎬之所為而誤認為潞公耶
鎬之捷亦有由然具有趙氏女則欲聘為妻父母不敢違女曰
吾雖女子戴天子天履天子地十九年奈何妻之卒逼送之女
自殘于輿中賊盛禮待之間報失色賊之親信自殺者三人縋
城逃者七十三人由是賊焰漸衰以至于敗嗚呼此可為表出
者以一身殉國家以一言感三軍幼少氓隸之女而天下賴焉
此潞公之虛勞取寵為如何哉

宋祖誓碑

宋祖陳橋之事秉筆者以為纂岳蒙泉詩云阿母素知兒有志
外人剛道帝無心黃袍不是尋常物誰信軍中偶得之此刺骨
之論蓋推戴之舉恐無密不使知之理如謝晦事可戒苟或其
人專守臣節則反歸滅族之禍也然以賊惡陶穀及洞開重門
較者疑若無邪由隱伏窺覘僭逆者此猶未可深信世或有內
懷惡慝外示明白強作道理之語者也然以其平生觀之雖或
非表裡洞明恐亦非綢繆與謀也今以一事可證其初受禪密
鎬一碑立于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封閉甚嚴至時享及
新天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辭獨小黃門不識字者一

人從至碑前焚香再拜讀嘿誦後復再拜出群臣遠立庭中皆
不知所誓何辭雖腹心大臣趙韓文富諸人亦不知也靖康之
後門皆洞開人得以縱觀誓辭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
加刑獄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友
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
天必殛之徽宗北狩國既南遷誓碑沒於胡矣建炎中曹勛自
北中回太上寄語云祖宗誓碑在絕域恐今天子不及知云
嗚呼此可以表其心事而令人感激不已多見易姓之際妨患
忌克之不暇或至於絕滅其宗族而後已若宋祖者不但置之
又為之百分保全欲傳之子孫無敢怠苟使窺得而患失者寧

復有是哉又其不害士大夫及言事者仁厚之意藹然可掏出
于真心非外飾也此所以誕敷奎文之治而後世之莫及也凡
為人主者所當監也今考劉劄宋鑑却漏此不載余特表以著
之許筠曰老官人間官中故事作官詞百篇其一曰深挿牙籤
廢卷舒重包黃袱置齋廬緘封不許人偷見道是前朝石下書
此亦恐是祖宗傳授訓辭兵火蕩盡不可復知其如何可惜

蒙古金

黃氏閑中錄云北狄稱銀曰蒙古元之先國號蒙古如清之先
國號金也我國之姓金者多新羅伽耶之後皆曰金櫃金卵而
得國之號金亦不過如是也音與金銀之金不同說者謂以高

麗服事金而金姓變音也蓋嫌其俗也

周禮冬官

車清臣曰周禮冬官不亡散在諸官之中而地官尤多自簡帙散亂俗儒補緝並附地官金叔明曰周禮三百六十今存三百五十只亡其十豈可謂冬官亡也愚按周禮今存三百四十五則所亡十五如考工記所見輿人玉人等亦恐不可闕或者此類皆在十五之中而並地官錯附者為冬官全部耶今考工記所見者二十九而闕者六只存二十三其文恰與周禮相似恐是先亡而後完所謂三百六十者或是舉大數未必無零餘也然周禮雖周家緒餘而其間分明有後人增添者別有論不贅

釣臺詩

先武之於子陵欲臣而不得放還之後未聞更有恩數之加蓋忘之也安在乎故舊之義哉方正學過釣臺詩云敬賢當遠色治國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貪賤之交安足倚羊裘老子早見幾却向桐江釣烟水可謂千古絕唱矣宋弘所謂不下堂不可忘便是劄身譏諷

蟋蟀在耳

說苑云孔子曰遶山十里蟋蟀之聲猶尚在耳政事無如膺之矣揚慎釋此謂聖人惡譁而善肅也殆非也愚謂此已見於家語少異蓋三家以僭亂臨民則相暴相陵而莫之禁聖人以

禮義為政則民自遠刑此非家至而日見其感應之速如此蟋
蟀之聲非十里之可聞猶尚在耳者感應之深也入山而聽離
山既遠猶隱在耳惠澤之及人亦如此其可忘乎

明無朋黨

說者謂明朝超越前古者七事其一則無朋黨之禍此無他設
科取士者簡而考官執權也取士之多莫如唐宋故黨禍亦莫
如唐宋且如我東高麗奸媚得志傳世秉政順之者達逆之者
廢獨為錮習國則蠹矣未有朋黨之目其實小人之朋專局君
子之朋恒退也明朝亦然惟一種閹牆採弄大權而外廷群僚
不過寓公耳利專于一不見分明之迹安在乎無黨耶至如我

朝無高麗之鉅慝與明朝之權璫而設科之繁多無前其勢亦
分明成黨而已矣

匈奴

北胡之稱曰匈奴或云凶大也此未必然也按大戴禮天圓篇
毛虫毛而後生羽虫羽而後生介虫介而後生鱗虫鱗而後生
惟人為保匈而後生毛虫之精者曰獐羽虫之精者曰鳳介虫
之精者曰龜鱗虫之精者曰龍保虫之精者曰聖人也惟人為
保則保者指人之類也人者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烈爪牙以爭
食者也匈者古與肅通用管子所謂平正擅匈謂和氣積中也
相如賦亦云匈中曾無不芥滯蓋人之所得以生者惟智慮營

生可以居寒烈而脩禍患不與羽毛鱗介等也聖人者保之最貴而其最賤則夷狄是已凶奴者即華人之所命而後世仍

馬鬣封

羸博之葬廣輪拑坎註者以橫直為解恐非矣輪謂封土圓周其周足以庇封內之壙坎故云甬又子夏引夫子之言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葬夫子則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解亦未明竊意堦上有堂等土而上平者謂之若堂；上有屋就其若堂之上復增土如屋脊者謂之居夏屋形長而上殺者謂之若坊形圓而尾長者謂之若斧形前圓而後有尾後世築墳莫不如此都無廉角免於

崩頽極便好也延陵之葬子夫子既謂之合禮則所謂廣輪豈非若斧者耶其曰馬鬣未可曉斧與鬣非相類意者古墳無龍尾自延陵始而夫子從之古名馬鬣今名龍尾也

齊豹之盜

左傳昭公二十年齊豹殺孟縶並殺魯宗春秋書盜殺衛侯之兄縶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吊之孔子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如何吊焉胡氏傳謂歸獄宗魯蓋固仲尼之言斷以宗魯為盜也然此於事理不安宗魯雖與聞其亂既以身殉之捨其犯手直稱為盜可乎按昭公三十一年左氏傳分明云春秋書齊豹曰盜此不可誣也若曰宗魯便是孟縶之賊則近之矣若謂齊

豹之盜可乎仲尼之言蓋曰由齊豹之為盜而致孟軻之賊害
若乃宗魯則不能止其盜而救其害其不知不仁甚矣胡氏說
抑亦齊豹之幸而宗魯之寃也乎

及王

禮運云大人世及以為禮註父子相傳為世兄弟相傳為及宋
真宗咸平間詔議太祖太宗廟位禮官言尚書盤庚有商及王
史記云陽甲至小乙兄弟四人相承故不稱嗣子而曰及王云
云愚謂此雖云爾不過相傳之名如此恐不可作祝呼者也父
子而不可作世王則兄弟烏可只稱及王乎不然依唐宣故事
只云嗣皇帝臣某抑可也

新作南門

春秋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門南門者法門也前此必有之矣
何謂新作定公二年夏雉門及西觀災冬新作雉門及西觀非
舊無而新有可知閔子騫謂長府何必改作而孔子謂言必有
中改作而不仍舊貫謂之新作莊公二十九年春新延廐馬必
有廐則豈至是而始有廐乎後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譏其時
訕舉羸意者門廐雖舊其大維新也凡興作苟可以仍則仍之
雖使有作苟可以不增則不增矣若革轍為累惡高樓皆君子
之所譏也不然一時營作何必著之經中乎

三諱

閔公元年齊仲孫來公羊謂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仲孫非齊人其事雖非而三諱之義則大矣尊與親未必無過固當為之諱惟賢者道之所存雖使有失疑若不當諱矣然易之道扶陽而抑陰進君子而退小人此大小往來消長之幾也聖人自無過下此者有時乎不能免焉苟非不可諱之大惡則宜合揚以覓疵以助否長之勢乎在所相與扶護維持者定矣至於古昔之得失敗廢如衡石之誠懸輕重立見於是而遷就遁避不著直義則不幾於曲筆乎聖人之心如天地之大公無纖毫安排苟使劑量彼此容有偏繫之意何以為春秋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此聖人之所存也公羊何足以及此又如

近世見識未達而妄評先賢傲然自處以直躬者溜、此則前輩之所憫爾

王出

春秋魯僖公二十四年襄王出居于鄭二十八年五月諸侯盟于踐土公朝于王所冬諸侯會于温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愚按前此莊公十九年惠王出奔鄭處于櫟四年而返皆不書後此昭公二十二年王室亂王猛居于皇秋王猛入于王城王猛者悼王也越明年敬王居于狄泉二十六年入于成周則四年而返也凡王出者四而或閔年不能返有如此者踐土之盟公朝于王所者意者王出居于鄭而尚未返也若為下

勞晉侯而至則何獨河陽之狩而後始書乎後書河陽之狩則
前之不狩可見蓋踐土之盟為居鄭故也溫之會為召諸侯見
也當是時天位未定民情懷疑遵先王巡狩之禮暫至河陽朝
見列國之君未為不可春秋之筆未必非與之辭也至於昭
公之出奔齊侯取鄆居之則鄆是魯地故言居如居皇居鄭
之居天子以四海為家則莫非居也昭公猶在魯地則宜書曰
居也後公如晉次于乾侯晉邑也鄆潰而入乾侯則書曰
在者非其地也書法不同綱目唐中宗之出而書曰帝在房
州稱帝而書在非例也宜遵春秋書曰帝居房州

楊慎有此
說極是

蠅變白黑

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念君子無信譏言此言青蠅能變白
黑夫白黑若天壤觸目可別染白為黑固有之矣指白為黑則
白自在矣愚夫亦不信譏口之構正為邪如指白而為黑起若
不之聽徒然古人比諸玉上蠅點玉自不緇點污拵之矣詩之
憂歎蓋如是矣况是非寧有實相交亂漸漬則聖亦可狂劉勰
云白似紺紺似黃黃似朱朱似紫紫似紺紺似黑則白成黑矣
犬似獾獾似狙狙似人則犬似人矣此浸潤之所以行也孔子
論為政必也遠佞人即謂白似黑謂犬似人者非有在
我之權度未有不迷其賢者也書曰有言遜于汝志必永諸非
道此察佞之節度也

免役保甲

朱子曰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雖明道先生不以為不是蓋
那時也是合變後來人情恟恟明道始勸之以不可做逆人情
底事若使明道為之必不至恁地狼狽明道豈是循常蹈故塊
然自守底人荆公當時與申公極相好新法亦皆商量未東坡
當初議論亦惡變法後來皆改了然則安石處事雖誤而其為
變法則固得矣何一之云本朝自李文靖王文正當國以來主
於安靜凡有建明便以生事歸之後未天下弊事極多朱子亟
許之夫法久必蠹必有變焉可曰一人債敗而遂乃堅守塗
炭甘受其焚溺乎以理論之李王不為專美而安石未必無見

只緣安石做得乖宜於是乎守常之言斷作金石不但趙宋一
世為然流至千百年凡有措手動足口心莫不以安石為
戒此毒流於無窮而莫之救拔矣不然蘓固不足道如程伯呂
申亦不以為非而或與商量何哉如免役之法當時多以為不
可罷朱子亦謂溫公只見荆公不是便倒了一邊此可以見矣
朱子又曰差役雇役互有得失雇役聚浮浪無根著之人在那
裡多害事差役其為之者多有敗家蕩產之患蓋緣教他作衙
前少間庫厨都教他管便自備這物至以供應官負也此類要
在占長去短未可曰安石之故悉更之也然天下幅負甚廣或
離鄉遠役多費盤纏兼有自備供頓之弊所以差役尤難至於

我邦遠不及千里如使上番人得免浮費而別置客戶往接無
害又申助役之法則恐無蕩產之患矣然而必遵安石前踵養
成良布之瘼又何哉是則馬公不當廢而廢我邦不當舉而舉
也安在乎安石之可懲乎且朱子又云免役皆浮浪之人靖康
間州縣亦有守令要守而吏民皆散去無復可恃夫無論差役
免役者為守衛禍亂也無事之時飲聚四方放番之布雇人
立役其應令者悉皆惡奴敗子赤身遊手苟有警急魚鳥駭散
必矣安在乎守衛馬公之智於是乎可明矣至於保甲又是急
務朱子曰比閭保伍先王之法所謂分數分明也介甫銳意欲
行不曾做得成范伯達為萬載令行得極好雖有奸細更無所

容每有疑似無行人保伍不敢著互相傳送至縣驗其無他
方令傳送出境訖任滿無一寇盜此則明道已少試晋城者也
其可行無疑殆至今寥者不幾於火焚而怨燧人溺井而尤
伯益乎宋淳祐間知漢陽黃幹奏言外侮當慮而內患尤所當
憂成周比閭族黨州鄉之法上下相維脉絡相關堤坊密而姦
究不生人心有所統攝緩急不敢自肆臣嘗為臨川令當開禧
用兵之後隅官之法未盡廢其法五家一小甲五小甲為一大
甲四大甲為一團長一里之內總數團長為一里正一鄉之內
總數里正為一鄉官一縣之地分為四隅每隅之內總數鄉官
為一隅官以察姦慝以護鄉井行之三年人以為便今守漢陽

推行保伍之法戶籍多寡蓄積有無皆可得以周知然不敢大有所更張向使熟議而力行則維持人心防閑變故之道無以易此况湖右之地土地廣袤姦盜伏藏虜未入境嘯呼成群剽劫閭里者皆此曹也使保伍之法既明曰其農隙教以武事則伍兩卒旅之制可以漸復矣其說極詳此朱子所謂范伯達行於萬載者即恐如此而朱子之亟稱者也今人何憚而不為乎此有廢屋將傾付之拙工改作工不能整頓從而圯剝之主人不以工之敗盡而遂止冀有得乎良匠而剝新乃休者利害在身故也朱子所謂無一人肯把做自家物事者也今之籌畫不過棟橈則却用笨木反柱而不思繩正柱梁兩漏則却用盪盆

承受而不思重覆苦蓋此又朱子所謂補鍋而非重鑄也大抵後來士大夫端委雍容享畜名譽一觸事為如聞惡臭規得一
生花底活計是甚心量故曰却出擔當與小廝曲謹不同於朱
子何間



